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殊域周咨錄 序

夫男子始生，懸桑弧蓬矢以射四方，志有事也。夷戎蠻狄，不出覆載，孰非四方之極，而為男子所有事者乎！粵自王者無外，殊疆一統，故伊尹定四夷獻令：正東越漚，剪髮文身，令以魚皮之■、蛟<盾■>、利劍為獻。正南甌、鄧、柱國、百僕、九菌，令以文犀、翠羽、菌鶴、短狗為獻。正西崑崙、狗國、■耳、貫胸，令以白毛、紕■、龍角、神龜為獻。正北空同、大夏、莎車、戎翟，令以白玉、良弓、■餘、■是為獻。是豈聖人斥疆土寶遠物哉？亦以德威所感，凡有血氣，共惟帝臣焉耳！然一來一往，禮無不答，則所以口銜天語，身駕星■非，報聘宜拓，傳綸■之溫煦，布聲靈之赫濯，而使中國常尊，外夷永順，固使者職也。以比男子有事，其責不更重且切耶！由是則遐覽旁通，以備將命於上，採風於下者，自當無所不週矣。明興文命，誕敷賓廷，執玉之國，梯航而至。故懷來綏服，寶冊金函，燦絢四出，而行人之轍遍荒徼矣。我聖祖之敕本司有曰：稽道里之遐邇，識其緩急，驗其辭色，進退節度，規矩弗移。斯聖謨也。夫豈為我中邦之使告哉，凡以訓承巽外域者耳！蓋方今天下，車書混同，驛路有版籍，儀禮有注式，皇華屆止，雍容委蛇，導揚休命，罔不承聽，所謂節度規矩，不肅而中者也。惟彼夷酋，言語不通，心志叵測，王人往臨，恪順威旨者，雖雲其常，而間有匪茹反覆，狡猾二心，或以脅羈，如西域之於傅安；或以利誘，如高麗之於祁順。狹詐多端，變生俄頃，則我所以守正出奇，剛不取禍，柔不取辱，以萬全天子之委重者，其急緩辭色，誠不可不慎。皇祖訓敕之旨，良有以哉！

曩予備員行人，竊祿明時，每懷靡及，雖未嘗蒙殊域之遣，而不敢忘周咨之志。故獨揭蠻方而著其使節所通，俾將來寅■，或有捧紫誥於丹陛，樹琦節於蒼溟者，一展卷焉，庶為辭色進退，將命採風之一助也。然其間勘討之略，守禦之策，列聖威讓之謨，諸臣經畫之論，隨事具載。雖以著一國之始終，要亦官守所繫，不可缺焉。何者？蓋行人奉使條例，其凡有九，而有曰軍務者，有曰整點大軍者，則武事乃居其二，非特司禮文之末而已。況國家每有征伐，必以行人為之先諭。故太祖欲徵緬甸，則遣李思聰詔其罷兵；成祖欲討安南，則遣朱勸許其贖罪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，以口舌代之而有餘。君子稱行人之職，與將帥相為表裡，■其然矣。豈可曰軍旅之事吾未之學，邊疆之籌吾未之任，而漫焉廢講哉！乃備錄之，而並附其詩文、道里、風俗、土產之類，非徒誇文炫武，而實服膺聖祖之訓，周肢爰詢度，猶恐有遺識焉耳。但是錄之作，昔合為使職文獻之外編，今因板泐，重校分為一書，名曰《殊域周咨》，以畀我僚之便覽雲。

僻居陋巷，不能廣致群籍，是以不免掛一漏萬。所賴大雅君子，惠賜斧教，訂誤補缺，俾成一家之言，則就正之心固所願也。敢自是哉，敢自足哉！

萬曆甲戌正月元日，前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嘉禾紹峰子嚴從簡識於後濂精舍。

按是錄所輯，多今時事而略於古者，何哉？蓋自漢、唐以來，各夷自有成史，不必再贅，故但揭其大綱，以見立國之由可也。若我朝之撫馭各夷者，其文典藏諸私館，世莫易窺，有苟散見於各帙者，必盡著之，以表國家章程之大，以博臣工經略之猷，祇懼其語焉不詳，未論其擇焉不精也。至其中有雜說一二，亦以原非正史，聊廣見聞，如賓筵鼎俎之外，侑以螺頭龜腳參錯成味，俾覽者解頤，不至端冕而聽，惟恐其臥也乎。